



# 新春佳节,遥寄思念情更切

## 和妈妈视频前,我换上干净迷彩服……

■中国第十六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战士 王涛

刚从“蓝线”执行界定点任务归来,还没来得及休息,我赶忙洗漱换上干净的迷彩服,准备和妈妈视频聊天,给她拜年。

每次和妈妈视频前,我都会特意换上一身干净衣服。我怕她在屏幕另一端看到我那副“灰头土脸”的样子,会不安,会心疼。

2016年我从大学参军入伍,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后,就随队奔赴维和战场。妈妈起初一直很担心,我告诉她我是来当翻译的,这个似乎远离险境的身份让她略微宽了点心。

我没告诉她的是,我所在的维和任务区在动乱地区,安全形势不容乐观。前段时间,连队派车辆外出执行任务时,途经一处难民营,就有一不明物体打在驾驶室的挡风玻璃上。而且,在当翻译的同时,我还是个立体建筑作业手,要在地雷密布、道路崎岖的山路上四处奔波。

为了让妈妈安心,我尽可能在约定的时间和她视频聊天报平安。妈妈“唠叨”的总是那几句话:“工作累不累?”“身体怎么样?”“饭菜合不合口味?”我呢,多会给她讲一些身边近处发生的趣事。比如,大家会打趣说,我们在这里要时刻注意个人言谈举止,因为开玩笑可能就是“国际玩笑”,出了问题可能就是“国际问题”;前几天过新年,我们到黎巴嫩的一所援建小学去给孩子们送“福”,给他们讲中国过春节贴春联、挂福字、拱手拜年等习俗,还教他们学唱中文歌曲《新年好》。孩子们都对

中国文化很感兴趣,学得非常认真;为了传播中国文化,我们开设了一个中国武术教学班,消息一传开,不少联合国雇员和其他国家的维和官兵慕名而来,都想来学几招正宗的中国功夫,没几天就能比划得有模有样;除了中国武术,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国美食。这不,那次举办中国文化节,最受欢迎的就是美食展台,我们精心制作的数道佳肴,像什么宫保鸡丁、麻辣鱼片,还有蒸饺、小笼包等等,很快都被“一扫而空”……为了讲得更形象,我经常在屏幕这一端连比带划,母亲在屏幕那一端捂着嘴直乐。

这时候,祖国那边应该是万家灯火,阖家团圆吧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年,妈妈关心我有没有吃上饺子,其实不光是饺子,这几天营区里过节的气氛很浓,我们还邀请驻地的100多位华侨华人、中资企业代表和中国留学生到营区与我们欢聚一堂,举行新春联谊活动。

“妈,你放心,我在这边挺好的。”其实,我还给妈妈准备了一份新年礼物,她打开邮箱就能看见。那是我精心制作的一个电子相册和视频辑录,是我在这里日常生活或执行任务时的留影,记录着我的点滴成长。我想,我不能陪在她身边,这些照片和视频,多少能缓解她对我的挂念。

我又何尝不思念她呢?虽然身在万里海外,离家很远,但我和妈妈的心,很近很近。

(蒙卓霖、许江整理)



## 补一份特殊的“全家福”

■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上等兵 周一帆

我一直说要在拜年的时候给爸爸妈妈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没想到,通过手机屏幕给他们展示这份惊喜后,我看到爸妈眼角泛起了亮晶晶的泪花。

这个惊喜,是2017年我获得荣誉的“全家福”:优秀义务兵、攀登比武第一名、伞降集训优秀学员、才艺之星……在手机屏幕前,我把这些奖章证书一个个抚得平平整整、摆得整整齐齐,为的就是让爸妈能看得更清楚。我的动作如此有“仪式感”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它们都来之不易。放在一年前,我也不敢相信自己在一年内获得如此多的荣誉,更何况,是在自己遭受了巨大“打击”之后。

去年,我们旅转型调整为特战旅。这本是我一偿夙愿的好机会,毕竟当初,看过许多军旅大片的我,就是被特种兵那股隔着屏幕都能散发出的“男子汉”气息所吸引才参军入伍。但是,特战课目开训后,因为耐力不好,我的表现一直不尽人意,在猎人障碍课目上甚至成了“拖油瓶”。

要强的我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。从那以后,我开启了“白+黑”“5+2”的疯狂“自虐”模式:白天练特战课目,晚上练基础力量;周末别人放松,我还要穿着10公斤的沙衣,再来几个8公里。

很快,年终考核来临。那天,训练场气温低至零下十几摄氏度,考核内容是时长超过6个小时的连贯作业。我调整呼吸,憋足了一股劲。哨响出发,通过火力封锁区、翻越障碍、极限体能……虽然一路顺利

关,但我感觉腿越来越沉,速度也慢了下来。看着身边不断有战友超越,焦躁不安的我一不留神,攀绳时从两米多高的地方摔了下来。

那一刻我疼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,甚至冒出了退出考核参加补考的念头。但一想到前一段那么辛苦的训练成果不能就这样付诸东流,我起身抓绳,重新投入考核……最后,由于在考核中表现突出,我的胸前挂上了那枚亮闪闪的优秀义务兵奖章。

为了拿到攀登比武第一名,我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;加练伞降离机动作时扭了脖子,一段时间里我只能歪着头睡觉;参加才艺大赛前,熬夜练习街舞的我变成“熊猫眼”……这些身上的“小毛病”我都瞒着没告诉父母,但总会被他们发现端倪。自从我自己成了特种兵,和我一起看过特种兵影视剧的爸妈对我的身体状况就格外关注,因为他们猜得到我们平时的训练会有多“残酷”,每次聊天时都会问个仔细。

这或许就是他们看到我这份荣誉“全家福”时会落泪的原因吧,因为他们晓得这背后我付出多少努力。

“爸、妈,每年过年咱们家都要照张全家福留个纪念。我到部队后这两年还没和您二老一起照过,要不我拍张我这些证书奖章的‘全家福’,就算补了一张?”为了逗爸妈开心,我开了一句玩笑。

手机屏幕里,我看到爸妈点了点头,咧着嘴笑了。

(李艺超、许江整理)

## 没有“缺席”的一次缺席

■陆军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勤务保障营列兵 袁海龙

小时候我觉得过年特别热闹,特别好玩,长大了也就习以为常,每年都是一家人坐在一起看春晚、吃年夜饭,外加走亲访友。不过再平淡,入伍前的每个春节也都是和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。今年到了部队不能回去过年,说不想家是不可能的。

给父母视频拜年,他们说对我缺席家里的年夜饭还有点不适应,“去年,你还教我们‘发红包’‘抢红包’呢!”这不禁让我想起去年除夕夜教他们“发红包”、吐槽他们“怎么还学不会”的画面,倍感温馨的同时不免也有些感伤。

我得想想怎样才能把我的“缺席”填补上。时下流行的知识问答APP就成了我的“神助攻”。我邀请爸妈合作,与我开启同步答题模式,不过他俩的“1+1”并不是每次都能“>1”,每逢遇到军事、文学类的题目,我的正确率更高,但老爸对历史

题目技高一筹。答题结束,他俩还和我在微信里一起把刚才做过的题目再“巩固”一遍,看看哪道题是答对的,哪道题是蒙对的,聊天中不乏“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,这种常识怎么都不知道?”“你这00后也赶不上潮流了”之类的相互调侃,长知识的同时又有别样的快乐。

另外,我还用K歌软件录了一首《军中绿花》给父母听。一开始他们对听这么“戳泪点”的歌曲是拒绝的。在我的“强烈推荐”下他们还是听完了,我妈给了一句评价:“我还是流泪了,不过是笑出泪的……”因为五音不全的我还用男声和女声来回切换着唱,为此我苦练了很久呢。

虽然我嘴上说着“不回家就不用加入‘抢票大战’”之类的话,但心里我一直惦记着父母,特别是在阖家团圆的时刻。我觉得,思念这种“病”可以缓解,就是让父母少些烦恼和忧愁。希望在新的一年里,爱笑的自己运气不会太差,能心想事成,爱笑的父母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。

(周建成、丁亮帆整理)

## 在新“家”,过新年

■新疆军区某师通信站女兵 汤新望

春节前的一次训练中,我不小心扭伤了左手腕。可我不敢向其他战友诉苦,怕大家嫌我矫情;也不敢和家里讲,怕父母担心。几天下来,本就性格内向的我情绪越发低沉。

那天早操结束后,我无精打采地回到宿舍,班长突然把我叫住:“你家里最近有什么事吗?”

“谢谢班长关心,都挺好的!”

班长没有继续追问,她知道我毛笔字写得不错,就问我能不能给班里写过节的对联。我羞涩地点了点头,可写什么呢?

“就写‘战士热血融冰雪,哨所威武震边关’,横批是‘保家卫国’。这可是咱们的传统春联,你不觉得很贴切吗?”望着班长意味深长的眼神,我突然明白了点什么。

班长和我聊起了天。她说自己当新兵时最初也不适应,但老班长说到部队大家就成了一个家,战友间是要“生死相托”的,没什么解不开的心结。慢慢地,在老班长的开导和战友们的关心下,军营这个“家”让她觉得越来越温暖。

我知晓了班长的心意。“走,咱们贴春联去!”班长拉起我走到门外。看到要

贴春联,正在院里打扫卫生的战友们都拥了过来。“新望,这字是你写得呀?写得真好!”“新望,看你平时不吭不哈的,没想到还有这本领!”……听着大家对我的赞扬,我不禁露出了羞涩的笑容。

“好了好了,赶快把卫生打扫完,待会还要去炊事班帮着包饺子呢!”班长一招手,大家都忙碌起来。“新望,来帮我搭把手!”我赶忙应了一声就过去帮忙。

“爸、妈,给你们拜年啦!我们在这过节也很热闹呢!”除夕夜,我举着手机在宿舍楼里四处走动,想让爸妈也感受一下我们过节的氛围,没想到不少战友都来“抢镜”,和我一起给爸妈拜年,“叔叔阿姨过年好!”

看到屏幕里父母盈盈的笑脸,我想,他们也是在为我开心吧。

(高羽博、李未奕整理)

图片摄影:李文智、胡文博、丁亮帆、李艺超;

本版制图:刘程

### 青涩的味道

每当春节来临,我都会想起第一次在部队过年的情景。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兵,人生中第一次见识到“抄家伙”包饺子的场面:没有擀面杖,就拿起铁锹,用把手那一头当擀面杖用;军用脸盆也凸显“全能性”,不仅能当盆、当碗、当盆,还能盛饺子;来自山东、河南的战友个个“身手不凡”,把包饺子的工作当成了“流水线”作业……这股热闹劲把我们回不了家过年的失落感一扫而空。大家边吃边聊着各自家乡过年的习俗……从除夕夜仍坚守在岗位上的老班长身上,我还明白了“一家不圆万家圆”的意义,也为自己的这身军装感到光荣。

“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”。第一次在连队过年,歌声粗犷了些,饭菜粗糙了些,家人离得远了些,但温暖和快乐一点

## 过年,我最想念的那个“味道”……

不少,而且成长更多、责任更重,以至于现在每到过年,我都会想起在部队过的第一个年和当年陪伴在身边的那群战友们。

(刘书)

### 思念的味道

虽然生在华北平原,但我从小吃米饭长大,对蛋炒饭更是情有独钟。大年三十的饭桌上,满目佳肴,美味飘香,但我盼着的就是爸爸做的蛋炒饭:胡萝卜丁红得热烈,青葱碎绿得活泼,鸡蛋未黄得明亮,大米饭白得纯粹。我问爸爸,为

什么他炒得蛋炒饭这么好吃,爸爸摸了摸我的脑袋,说他有“独家秘方”,但只会做给我一个人吃。我顿时觉得十分满足,一大口蛋炒饭就下了肚。

军校毕业后,我分配到了新疆,那里有带有浓郁民族风情的手抓饭,但吃不到蛋炒饭。所以每次探家,我就跟爸妈提“要求”,饭桌上顿顿都要有蛋炒饭,因为“我要把一年没吃着的蛋炒饭都补回来”。

这不仅是对味蕾的满足,更承载了一名军人、一个游子对家的思念。

(胡尔根)

### 传统的味道

今年过年,在部队里跟大家一起贴春联时,我不由地想起儿时和家人贴春联时其乐融融的场景。

打我记事起,我们家的春联都是父亲亲自写的。父亲写春联的时候,我喜欢趴在桌边认真地看。只见他摊开红纸,先裁成条幅,然后笔尖游走留下一气呵成的工整字体。等我上了学,父亲开始慢慢把这门手艺传给我这个“读书人”,每次我写好后,一家人就坐在桌旁你说我评、精心挑

选,直到每个人都满意为止。

写好春联后,下一步便是做糍粑。母亲娴熟地把面粉倒进小盆,放入约3倍多的水搅匀,在炉子上小火慢熬,用筷子搅拌直到出现黏糊状,便大功告成。当门框上贴上全家人齐上阵制作的春联时,那股浓浓的年味就扑面而来。

(刘俊耀)

### “硝烟”的味道

古诗有云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身为革命军人,‘屠苏’酒

自然不能乱喝,“爆竹”就成了我过年时最大的乐趣所在。

还记得小时候,年夜饭前总要先放一阵鞭炮,仿佛鞭炮的噼里啪啦声就预示着新年的脚步声来临。为了不让鞭炮炸到新衣服,每家每户点鞭炮的都是身手矫捷的年轻人,小小的我也一直把“点鞭炮”视为一种神圣的荣誉。随着我的成长,家中点鞭炮的人从父亲变成了叔叔,又从叔叔变成了哥哥,正当我跃跃欲试准备接过哥哥的班时,却因为参军入伍没法回家过年了。

为了弥补这一遗憾,今年除夕连队放鞭炮时,我就主动认领这一任务,还以各种零食为“好处”劝退了好几个跟我“抢任务”的战友。到了执行“任务”时,我充分发扬了“敢点必着”“点着就跑”的优良作风,在猛烈的“炮火”和“硝烟”中,迎来了自己在军旅的第一个春节。

(高晋口述、刘程整理)

